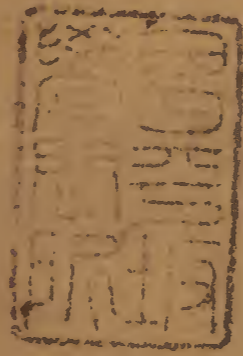


榕村全集



内閣文庫		
西 八 南	三 六 七	漢 書
四 架	六 冊	七 號 類

内閣文庫		
三 八 南	三 六 七	漢 書
二 架	六 冊	七 號 類

卷十八之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677	
冊數	16 (8)		
函號	318	9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榕村全集卷之十

吳草文庫

雜著一

關雎

關雎之詩爲三百篇之首其義不可以不求也古說所謂后妃之德者固已得之但辭有未達耳如以窈窕淑女者卽爲后妃而輾轉反側之憂乃爲他人願望之詞則所謂性情之正者亦在他人不在后妃矣朱子病舊說之偏於一德故謂不如以幽閒貞靜者形容其統體則見后妃之德難名真可以配至尊而

爲宗廟主也。然愚嘗以孔子之言思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作詩者言也。若作詩者宮中之人耳。雖有願望之心，亦何至於寤寐反側，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之辭，亦豈宮人所以施於尊者哉。蓋古者朝有外職，宮有內職，妃嬪婦御之數，與公卿大夫士等，所以修陰教而隆治本也。公卿大夫士不得其人，則外職隳矣。妃嬪婦御不得其人，則內職闕矣。是故賢聖之君，側席求賢，至于積精思，形夢寐。世之所以盛也，求焉而意不切，用焉而誠不至，世之所以衰也。文王之

興，其后妃有聖德，故其思淑女也。無異君子之思賢臣焉。不敢曰爲己助也。曰君子之速而已，不敢曰爲己下也。曰琴瑟友之而已，寤寐之思，所以擇德。此所謂憂而不傷，鐘鼓之樂，所以揚善。此所謂樂而不淫。蓋秉盛德之至者，后妃也。得性情之正者，亦后妃也。如此，則孔子之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美其性情之正，而盛德在其中也。序解淫傷二字，稍失其意。然所謂樂在進賢，與夫哀窈窕，思賢才者，其說蓋亦甚善。此關雎所以爲詩之首，而又以其出於宮闈也，則

道之造端而王化之始基也。大抵六經之書，至於好賢，則其義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在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哀之深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樂之至也。就詩言之，則風之首，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是后妃所以行於宮內者也。雅之首，旨酒承筐之貺，鼓瑟吹笙之燕，是君所以施於朝廷者也。大雅之首，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頌之首，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嗚呼！此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由也。故愚謂二南之篇，以后妃之賢先之，不如以后妃之好賢

者先之，以合於孔子美關雎之意。

二典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是善讀書者也。是故堯典以舉舜終，舜典以命二十二人終。雖然，正邪不並立，君子小人不兼進，故共驩伯、鯀之既辨，然後舜可得而舉也。四罪之既加，然後二十二人可得而用也。又其上則經緯天地之事，故曆象授時，堯典先焉。齊七政，封山濬川，舜典先焉。若其本則皆聖人之德爲之，故贊堯者首曰：峻德而

其效至於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也贊舜者首曰元德而其效至於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也觀二篇所紀可謂至約矣而堯舜之道備焉故曾子固謂當時史者亦聖人之徒豈不信哉抑二篇之事不同而其體如一蓋其本末先後有如前之所言則堯之道舜不能易堯舜之道天下萬世不能易也審矣不修德則不能敬天不敬天則不能遏惡揚善退小人而進君子不遏惡揚善退小人而進君子而曰致治如唐虞之盛者此後世所以日遠於唐虞之治而不可復也夫

禹臯二謨

禹臯二謨文意亦相對然禹謨中雜有益臯陶之言臯陶謨中又雜有禹之言所以分二篇者蓋言則以唱其端者為主事則禹謨中有禹禪受之事也孟子曰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禹薦益於天然則禹之所尊讓者臯陶而帝卒以天下授禹及禹卽位之後則臯陶已老而死故禹薦益而將傳以位焉三人之更迭陳謨殆以此也稷契無言於唐虞之間者蓋其職專於教養民事是勤則朝廷之上固可以委之禹

臯諸人而已不與矣。抑百篇之名原有益稷而今所謂益稷者乃就臯陶謨中分以備之非其舊也。又安知此篇無稷契之言論而令軼之與臯陶謨允迪以下猶禹謨文命以下也。天敘天秩之訓猶禹謨人心道心之傳也。無若丹朱傲之規猶禹謨滿招損之戒也。苗頑弗卽而施象刑以服之夔擊石拊石以終之猶禹謨之苗民逆命而誕敷文德以懷之舞干羽而格之也。一典臯謨皆及在廷三凶之事獨禹謨無之蓋在廷三凶有鯀焉史者之體也臯謨有三凶而無

鯀義與此同而又出於禹之言固不應及鯀矣禹臯謨皆以苗民終一以見聖人之不忘外憂一以見聖人之獨務內治而臯陶賡歌叢脞之箴則又與二篇之末禹益傲滿之意相發其一時君臣交傲之盛豈非萬世之法哉。

後天卦義

問後天卦義以人物言之當何如也曰造化生物陰陽者華實之分也震則種實在地而發生之時故曰出巽則枝條備矣故曰齊離而坤則葉茂而華盛之

時也華葉茂盛而果實之胎在於是故曰明日致養
兌則生意克矣故曰說雖然華葉不剝果實不生乾
則成實之時也脫落華葉而復返於種故曰戰坎而
艮則實熟而堅凝完足可以復生故曰勞曰終始物
類如此人倫如何曰以家言之陰陽者男女之別也
震則長子而當室也故曰出巽則長子之耦妻者齊
也故曰齊有嫡必有娣離次於巽嫡娣之序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男女相遇家道咸理矣故曰相見如
是則生育之道廣而母道在是故次坤而曰致養兌

則少女也妾也家之道恩洽於賤者而後私故曰說
於是震始成乎父道而為乾有繼嗣則異日又將為
家之主雖母亦聽從焉故曰戰者陰不敢抗陽之義
也子生而幼為中男為少男皆未成人之稱也飲食
教誨以待其成則又為長子而當室矣故曰勞曰成
以國言之陰陽者君臣之義也君出而守宗廟社稷
以為祭震之位也臣必潔白其心與君齊力故巽
曰潔齊臣道之盛朝覲會同君南面而聽之故次離
而曰相見臣之職莫大乎役於君以養民故次坤而

曰致役致養君臣相說太和之治乃成故次兌而曰說於是而臣功終矣無敢疑陽而主威孤行故乾位於是而曰戰雖然臣之功成而不居君之德尊而不抗勅天之命不敢忘勞者坎也凝天之命端拱無爲者艮也故曰勞曰成而德之所以日新道之所以不窮治之所以可久不繼也大率陰陽之義造化之本天道流行萬物同根故其理象參差而大致皆同推而言之無適不有無時不行深於易者知之爾

春秋

文辭則揅之以質周之季其文縟矣觀列國辭命載在左氏者可見先聖作春秋撥華爲根一言增損必有深意可以精理焉可以決事焉餘如書體義例句節字法皆可以爲萬世修文者折中韓子謂左氏浮夸春秋謹嚴者甚善荆舒號爲宋文之知所裁者而不好春秋是故以知其膚末於文也

周禮

周禮一書爲近代諸儒改易竄置眞贗相亂自吳幼清方遜志之賢皆不能免要其疑端皆生於冬官之

闕而地官所掌乃邦土之事故或則曰地官闕而冬官未嘗闕也或曰冬官錯於地官之中也然以愚攷之大司徒之職及其所屬之官雖所掌邦土而要歸於教其非冬官之誤明甚且大小司徒之章文意相從所屬自鄉遂以下宮職相序亦絕不類他官攬入然則諸儒之所改易竄置者其可信乎是則何說而可曰自虞夏之間而司空之職率先於司徒舊矣舜典伯禹作司空稷播百穀然後契繼敷教其在後世則播穀亦司空職也洪範序八政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禮記王制說者以爲夏殷之書其文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此皆司空司徒二官阜教相成之證也周監歷代損益厥禮董正治官六典斯備其列司空于五官之末者蓋別有深意焉然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也故其敘司徒之篇猶首以司空之事合養教而備厥職惜乎司空未作而成書不可見矣

學者無由盡知周公之意。又未嘗深攷沿革之由。私疑臆決。穿鑿傳會。遇不可通。則悉以爲漢儒變亂之罪。豈不過哉。然則司徒之篇。雜以司空之事。此周公之舊。而非所謂誤與錯也。蓋周公初革官制。其猶未能變古若此。

王制

禹之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今觀王制。自冢宰制國以下。至司寇。其序正合。蓋冢宰所司。食貨祀三

者備矣。然後以司空定民之居。然後以司徒興民之德。至於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以附于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終焉。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敘於前。蓋洪範言其切于民生之先後。緩急則柔遠安邦之事宜。居養教之後。王制言其關於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在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此書上比虞典。既微有不同。下視周制。又甚相懸絕。獨與洪範則其暗合若此。蓋洪範作于夏。而殷人守之。則知註家以王制爲夏殷之書者。不謬也。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八
豕宰之名唐虞無是禹宅百揆豕宰職也而其自言曰奏庶艱食鮮食又曰懋遷有無化居禹貢白田賦財賄綜理纖悉則唐虞之食貨固亦豕宰司之周禮天官其職掌皆食貨之事則亦有所從來矣故曰虞夏殷周所損益可知也其詳自夫子之時而無徵然而能言之者蓋參互考究而得之爾

孝經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弊至於悖德悖禮其卒未有能愛人敬人者也愛親而惡於

人敬親而慢於人其弊至於及親辱親其卒亦未有能愛親敬親者也蓋仁孝之理得之最先而統之最全惟其得之最先也故施由親始而一本而無分者不足以言道也惟其統之最全也故事無終窮而於萬物爲有外者不足以盡仁也夫始也舉斯心而加彼而孝爲之根終也挹乎彼以注茲而孝爲其極故孝也者仁義之宗道德之要孟子之距墨翟韓愈程朱之闢釋氏其原本之差正在於此曾子述聖言而目之經終篇大意惟此二者以是二者爲綱然後尋

其職分之所當。成效之所至。則此經之義。昭白無疑。而章句之間。亦無凌雜之可議也。中間與左傳文相出入。故先儒以爲疑。然易文言釋四德處。亦左氏文也。左氏傳出最後。大抵采摭經史。雜以傳授聞見。烏知非左氏撮易孝經之意而爲之辭乎。

讀諸葛武侯傳

或疑武侯誠王佐也。何以規取荆益爲兼并之謀。非王佐之道。短於用兵。淹歷年歲。非王佐之才。曰。此鄙儒文人之論。非識經權之體者也。漢室傾頽。盜賊蠡

起。璋表以枝葉之親。上無周公定國之規。下無晉文勤王之舉。而攘踞巴西。觀望江表。僭擬擅專。坐自貴大。此爲輔亂之徒。宜伏管蔡鄭衛之誅者矣。先主時方寄食襄樊。衆不盈旅。名義威力。兩有未便。然因琮瑁之亂。將舉國附賊。聲而討之。未負於信。旣得荊州。結吳拒魏。正名西征。兼弱攻昧。未損於權。及乎先主托孤之盟已堅。而棄荆土於前。法正張松之謀旣行。而覆西州於後。遂使江東求地。有所執言。成都攻圍。未免遺議。此則時事之變。非武侯之本圖也。故東征

喪敗追惜孝直之亡以知一德之合知己猶艱昔孔子不競於墮成之師孟氏被謗于伐燕之役苟不推論時世則賢聖失圖獨三代以下哉奇謀爲短此陳壽之言也夫興大業者無近功志王道者絕小利是以罪人煽亂數載斯得頑民弗靖歷紀風移非聖人之無顯績實規其大者也觀其馬謖之用則感攻心之言三郡之從則哀赤子之困艱難草昧而仁義愈明此其流風軼軌所以取貴於今也樂毅不急二城之下論者以爲服齊人之心管仲不究伐楚之威先

儒以爲不殘民之意若襲韓彭之餘策事攻取之急謀以暴易暴而助亂畧多殺不辜而得天下事雖成其本蹶矣管仲樂毅之所不爲也豈武侯之心乎

讀韓子

韓子之言道也其論道德仁義之意甚美其觚佛老也所謂爭四代之惑比於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豐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膚畧者與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爲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

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偽。又以為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子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離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與出三代之下。為夷狄之人。老氏當之。與吾則曰。其所謂蔑禮樂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為蔑禮樂刑政者。為太古之

無為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為烈。故悲其不遇列聖。而生於夷狄之邦。哀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於先王之教之上。老子詖淫之始。而釋氏邪遁之窮。其言之蓋有序矣。荀況之言。雜駁乖離。擇焉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孟氏而止。而以為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譏之何也。曰。先原性。後原道。則未可譏也。博於愛。宜於行情之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

原道者自情始。殆敘文者失之與。故未可譏也。然則韓其醇與。曰。惜其於性也。詳於三而畧於五也。詳於三。故謂孟子不知品之區也。畧於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腴也。苟求其故。則知下焉者之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於初。而聖人之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朱程曷譏焉。於道豈獨粗傳爾乎。

讀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者。無所爲極也。太極者。極之至大者也。無所爲

極而爲極之至大。則陰陽之本也。五行之宗也。男女於是生。萬物於是出。其在人。則形神之主也。五性之會也。美惡於是判。萬事於是繁。與天地合德。太極也。與日月合明。陰陽也。與四時合序。五行也。與鬼神合其吉凶。美惡也。此聖人之事也。協于極而歸于吉。君子之事也。不協于極而罹于凶。小人之事也。天有陰陽。五行之氣也。地有柔剛。五行之質也。人有仁義。五行之性也。原夫天地萬物之所以始。太極始之也。而太極無始也。反夫天地萬物之所以終。太極終之也。

而太極無終也。有始終者，有死有生，無始終者，無死無生，以其生生，故謂之易。以其極至，故謂之極。易者，極之用也。極者，易之體也。

記陰符經

陰符經亦衰世之書。大抵老氏之苗裔，知其意者爲之也。五賊三盜之云，語尤峻惡。然其本指，則老氏所謂反者道之動，云爾。通以儒者之言，則豢養者，醜毒也。患難者，藥石也。逆制其性，所謂害我之賊。然而可以昌，順縱其心，所謂恩我之親。然而可以亡。德之昏

明命之融，短國之興衰，軍之勝敗，孰不由是。雖然，見此機者，必歸之於至靜。其故何也？靜雖天地之本，而自人觀之，則殺機也。魏伯陽云：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反本還寂，外則彫槁，非昊義文王，孰能於此見天地之心哉？於是，有得然後可以察虛盈之幾，語屈伸之感，萬象變滅，不以撓其志，亂其胸矣。故靜者，心符也。見其機而順之者，用符也。雖曰陰陽相勝，而道主於陰，故曰陰符也。

記離騷經

一條

前半篇自皇考命名以至女嬃訓誡直述已事後半篇自陳辭重華以至問占遠逝託意寓言直述已事者身之已經而傷其時道其志行以摠其憂鬱託意寓言者意之未已而決其時之無可爲斷之以志行之所不屑爲者以矢其堅貞書之大致也前之詞顯故議者以爲譏誚之太過後之詞微故談者以爲荒幻而不經夫怨誹而其流及上小雅先之矣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若至決上下之無人將違棄而遠去是豈忍以明言者原之滑稽其不忍明言之心

乎。

楚辭所謂求女云者古註近之而指未明蓋所謂求女者非求君也欲其君之得賢臣焉爾始也哀高邛之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繼而相下女之可詒猶望其有處於下位而備進用者也乃求如處妃者而不可得相與爲驕傲淫遊而已上下相習小大成風亂國之朝其勢固然於是思遺佚之士曰庶幾其登進乎乃爲媒者鳩已毒矣鳩猶巧焉隱逸之賢安能以自通鳳凰旣受他人之詒而不爲吾國媒則有娥之

佚女必爲高辛先之而非高陽氏之有矣。雖然望未絕也。使少康而有賢配。倘所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者乎。奈何媒理之妬嫉欺蔽。無異於前。則事既可知。而原之望於是絕矣。蓋是時也。懷昏而不知。襄淫而失道。原固灼見之。而惓惓之誠。不能自己焉。他日天問之作。反復於鮌禹啓少康之事。夫亦離騷之志也。然自原沒二千年。而莫有明其意者。方且以求女爲失喻。幽昏爲無禮。嗚呼。原其益冤也哉。

記握奇經

此陣法本易八卦。天地風雲者。乾坤艮巽也。艮爲山。巽爲風。坤爲地。乾爲天。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也。以四方蒼龍白虎朱雀元武而定。四維方而主靜。故正兵布陣則用之。四正圓而主動。故奇兵制敵則用之。天地風雲取其定位而能變化也。龍虎鳥蛇取其威猛而能騰繞也。風以天氣下行於地。故風附於天。在周易乾與巽對是也。雲以地氣上接於天。故雲附於地。在周易坤與艮對是也。前衝變爲虎翼。而風應之。風從虎之義也。風變爲蛇。蟠以應虎。在周易兌坎西北是也。後衝變爲飛龍。而雲應之。雲

從龍之義也。雲變爲鳥，翔以應龍。在周易震離東南是也。按周官司馬，自五人爲伍，至七十五人爲乘，自五百人爲旅，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皆以五爲陣法。此則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郊三遂之兵也。至於四野，則經地以井，異於十夫有溝，處民以八，異於五家爲鄰。意者出兵之數，治戎之法，亦必以八爲其節。何者？凡比鄰共井之人，居則守望，足以相助也；行則危難，足以相拯也；其歡愛，足以相死也；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旦戰目相視，足以相識也。如井牧之氓，亦編

以伍什之法，則調發之數雜，軍旅之心離矣。故除一甸出車一乘者，數家而賦一人，尚可馭以卒兩之制，以合於司馬之法。若野鄙之間，田役教民，或追胥竭作，則家出一人，必以八八之數馭之。蓋始於八家，編之以同邑同邨，而成於一甸六十四井之數。此疑自古以井田制兵之法，而周家但行之野外。今周官管子俱於四鄙軍制畧而不詳焉。是以爲握奇者，託之於風后，以大其事，意必有所祖述爲之。未可以出於兵家，而盡疑其僞也。所謂握奇者，兵法尚奇，故云握

奇也。以天地風雲爲正，則龍虎鳥蛇爲奇也。以天地爲正，則風雲爲奇，以龍虎爲正，則鳥蛇爲奇也。以前列之八陣爲正，則後隊之遊軍爲奇也。總而言之，則凡正陣遊軍皆爲正，而時靜時動，變變化化，不可測度，皆爲奇也。故曰以正合，以奇勝，此握奇之指也。雖然，餘奇者遊軍也。遊軍稱握機，與握奇通者，蓋兵家之奇無所不在，而其用遊軍也爲多。夫所謂正兵者，利戈矛弓戟之用，習金鼓旌麾之節，閑步伐進退之方，識高下向背之地，其教養之素，至於如手足之相

捍衛，其節制之重，至於如山邱之不可頓撼，如是則正兵之用盡矣。若夫偵間以得敵情，窺望以審敵勢，未遇而致師，旣陣而躡敵，方合而出其傍，繞其後，我退而設之伏，示之疑，變強弱之形，移彼己之利，若此者，非遊軍不足以備其用，濟其機也。是故養遊軍之祿，可數倍於養兵，馭遊軍之權，或更甚於馭將。此握機之號，所以或專屬之遊兵，以爲設奇制勝，專在此也。孫武之書，以權計始，以用閒終，其得握機之用乎。湯武之師，未之有也。作書者，其春秋之後，七雄之世

乎

記太初曆

太初章會統元之法。至朔同日。謂之章。交會一周。謂之會。至朔分盡。同于日首。謂之統。統首日名。復于甲子。謂之元。其日法。以八十一爲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小分。以三百六十五又小分之三百八十五者。爲日之周天。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之八百一十七者。爲月之會日。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冬至復在月初。而氣朔分齊。故謂之章也。然

月之周天與會日不同時。故每月雖合朔。而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食。太初曆法。計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既日月數之終也。一章之日月。雖會于冬至。而不當交。積之二十七章。則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也。又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之法。而少盈。蓋侵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未盡于日首。積之三會。則分釐相補。復得全日。而冬至交會。復起于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爲

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端，必氣朔肇於此日，乃得曆元之始。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則復值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交會分窮，而一元章矣。是以通而論之，冬至者氣之始，凡推步以爲準焉。一章之日月雖會，然同經不同緯，同度不同道也。至于一會，則同經而同緯，同度而同道矣。統則以得夫時之首，元則以履大日之端，斯又以日辰干支與天月日星之紀而相合者也。於是推之五星，亦皆有會合之元焉。歲月亦必有餘枝之首焉。

引伸觸類原始反終，曆家立元之法，大抵若此。

記四分曆

四分術，卽後漢章帝紀元之法。蓋古曆所同也。四分者，析日以爲四分也。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四而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故一歲之積，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年而氣在日端，十九年而氣朔分齊，七十六年而氣朔同在日端，一千五百二十年而復於甲子日，四千五百六十年而返於青龍歲。蓋日之月分有十二度十九之七，歲之月分有十二會十九之

七故必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之分齊四年而景復
初故必四章爲部而後朔日之分盡八十年而甲子
日冬至故必二十部爲紀而後日之六旬周六十年
而歲運一變故必三紀爲元而後歲之六甲窮所謂
歲月日辰皆甲子而天與日月會於子以爲曆元者
此之謂也此與三統一元之年數雖近而推步不同
日法異故也然自太史公作曆書紀漢太初曆而下
所列者乃章部之數意者褚少孫所補少孫未學太
初故直取古法附之然則古曆竝同四分不自東漢

始矣

記韓子原性 二條

自魏晉以下言性者高之高之則謂虛空而已言情
者卑之卑之則謂邪欲而已故其於性也幾如天之
不可親也如風景之不可捕繫也於情也幾如水火
之不可蹈也如疾病瘡痛之不可加諸其體也雖與
韓子竝世如李翱復性之書猶然今韓子之言性也
曰仁禮信義知而已言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而已
是皆禮運中庸孟子之所言學者之所誦記然能見

之明言之慤卓然不爲浮論若此書者鮮矣其曰所以爲性者五是卽程張天命之說也性之品二是卽程張氣質之說也性視其情情視其性是卽程張心統性情體用寂感之說也不知天命之實故謂性爲空虛不知氣質之流故謂情爲邪妄不知體用寂感之無閒故謂情不根於性性不累乎情凡此皆爲老佛者之蔽是故荀揚之悞易知也釋老之妄難見也韓子于三說之偏折之詳矣後乃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何言而不異明乎佛老之

非甚于荀揚不辨之斥其義至精

此篇言性上接孟子而下啓周程蓋其品三卽氣質之性也而其所以爲性者五則天地之性也然旣知所以爲性者五則性非善而何性旣善則孟子之與孫揚又豈可若是班哉蓋孟子之言性也授天命以權而掩氣質者也韓子之言性也授氣質以權而掩天命者也孟子非不知有氣質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不能盡其才者也以爲雖有不齊之材而不足以奪其所受之中韓子非不知有天命

故曰下之性亦畏威寡罪而可制也。以爲雖有未泯之性而不足以移其所定之品。韓子之極推尊孟子而言性之有不合者。其在斯乎。抑此蓋韓子之於孟子。所謂未達一息者也。不然。排佛老之功。且與距楊墨者竝矣。

記韓子原道

此書大指明仁義。排佛老而已。然仁義之道。皆出於性。而釋老言道之謬。皆由其見性之差也。故原性之篇。首言五性。而主於一。深得以誠爲本之意。末言二

氏言性之異。以斥虛空斷滅之非。然後道之大用。流行于天下者。皆性之固有。而非自外至矣。故原性一篇。乃此篇之根。氏自編文者。失次。而學者誦習。又專以而捨彼。反緣此而滋無本之疑。則韓公之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何自而使後人知之哉。

記韓子原人

天者四象之宗。土者五行之主。人者萬類之靈也。故天人竝立。而其餘者皆舉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於一視而同仁。親親仁民。愛物推恩有序。故篤近

而舉遠不能一視而同仁者。楊氏之爲我也。而老近之不能篤近而舉遠者。墨氏之兼愛也。而佛近之。

記韓子原鬼

神鬼物怪四字有別。神者。天地山川之神之類是也。鬼者。人死爲鬼也。物者。本是物而忽有變異。如木石蟲獸之類皆有之。怪者。陰陽不正之氣所生。如夔罔兩之類是也。此篇因原鬼而分別鬼物二者。又因鬼而兼言神。因物而兼言怪。辨形聲之有無。究妖祥之自起。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

榕村全集卷之十九

雜著二

記周子太極圖說

四條

濂溪太極之傳。疑者多矣。自朱子發明。尊信濂溪。固居然斯道之統圖。亦粹然理學之源也。陸象山頗疑太極之上。更加無極。爲老氏有生於無之旨。當日國史又妄增其文曰。自無極而爲太極。朱子所以辭闢。摧辨至矣。夫惟目以有也。故謂生於無。周子非以太極爲有物也。何無之推乎。正惟恐人惑於老氏之說。

以爲有物渾成故以無極名之。又懼觀者二之也。中
之曰太極本無極。曰無極之真。此其不爲老氏之學
何疑焉。夫真者何也。通書之所謂誠也。所謂純粹至
善也。誠與善。蓋大傳中庸七篇言性與天道之極。非
老氏之書所有。若乃首句文意。猶之通書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者云爾。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有而無。無
極而太極者。無而有。有而有。則非神。無而無。則非道。
神理之間。有無之妙。觀之太極通書盡矣。
圖首之以太極。太極者。渾然一理而不見其有餘也。

粲然萬分而不見其不足也。是故圖以圓象之。所以
目其渾淪一理之妙也。其次爲陰陽。陰陽動靜互爲
其根。神之所以不測也。其所以陰陽動靜一本於極
道之所以不貳也。圖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
之中。共函太極。以此也。又其次爲五行。圖之五行交
系乎上。猶之陰陽之互爲其根也。通書云。水陰根。其
總會于一。猶之陰陽之中函太極也。通書云。五行陰
皇極者。萬民之所象而效也。太極者。萬物之所肖而
生也。皇極有位。故曰皇建其有極。太極無形。故曰無

極而太極。然則周子圖說太極之名本於易。人極之名本於範。太極皇極其理至周子而始明。其義至朱子而始當。

諸儒言有無對之靜。超乎動靜之外者。皆非周子之意。惟朱子圖解得之主靜之靜。卽動靜之靜也。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靜者常爲主焉。如義與智豈無動。然止是纔交義智便截然而止。激然無事。故董子謂陰之位。在秋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正與此意相合。且如通書所言。圖說之演釋義疏也。其言靜無動。

有寂感誠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皆是動靜對言。絕無所謂無對之靜者。且其所謂主靜之意。惟於末章蒙艮而後見之。其所謂無欲之指。則於聖學一章見之。聖學章言無欲則靜。虛而動直不專言靜。豈真復有無對之靜哉。蓋言無欲則靜。虛靜虛則動直是靜乃動之本。而無欲則靜之本也。明道答橫渠書。伊川易傳皆是此意。伊川釋艮卦。謂艮其背者。止於所不見。然止之而能止者。止之各於其所也。止之不各於其所。則無可止。

本林全集 卷十九 三
之道明道答橫渠問定性謂絕物以求定則愈益其
憧憧而不自知惟去其自私用智之心則大公而順
應靜亦定而動亦定矣張長史監試無欲故靜論中
言人知靜故無欲而不知夫無欲故靜也知靜故無
欲則必專其功於靜專其功於靜者釋老之學也無
欲故靜則必如聖門所謂戒謹恐懼以完其未發之
中者而後可吾儒之學也此論極其精切自中庸首
章艮卦象辭及圖說定性書皆當以此意求之則庶
乎其不謬於聖賢之指矣

伊川是恐人求靜於靜故
艮象如此立說橫渠惡累

於外物亦有偏靜之
意故明道書中云云

記周子通書卒章

蒙初學也艮成德也自初學至成德一以靜為本焉
所以發明圖說主靜之意也蓋嘗論之易卦一陽在
下則為震為動於時為春於方為東於人為面於心
則感物而動時也一陽在上則為艮為止於時為冬
於方為北於人為背於心則寂然不動時也所謂人
生而靜天之性者非謂此靜之上別有無對之靜為
之本體也所謂主靜亦非謂此靜之外別有所主之

靜爲之功夫也。但自其寂若未發之初性之全體。於是乎具。苟無以汨之擾之。則主靜之學亦於是乎存。易之艮象發明此理。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背者人之所不見。至靜之地也。艮者止於所本止。主靜之功也。其所以能此者。周子以爲無欲。程子以爲敬。然程門所以言敬。蓋曰主一無適。又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亦未有出於周子無欲之旨也。至於初學未易言此。然古人之教。自其幼穉蒙昧。則已施以整齊嚴肅之規。克其精專純一之性。此卽

主敬之功也。主敬之功卽主靜之學也。程朱謂敬爲知行之要。蓋始於童稚之習。終於聖人之歸。而周子通書卒章申主靜之學。必兼蒙艮言之。淵源授受於此。益著矣。

記張子西銘

辛未會試發策問及西銘。張長史答云。西銘之義。非專爲明理一分殊也。要之教人盡性而已。謂人生受形性於天地。猶其受之父母。必其能守身而後爲能事親。必能盡性而後爲善事天地。故言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總以見吾身實爲天地之子。而要歸於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乃盡所以事天之道。是則謂西銘乃仁之體者。固言體以該用。言心之德以該乎愛之理也。程子理一分殊之語。亦因龜山兼愛之疑而答之。朱子又因而析其義焉。爾非語張子作書之意。專在是也。及長史登第後。養疾余寓中。復言及此。長史言此有一直一橫之理。直上是父母。橫去便是兄弟。直上是祖宗。橫去便是族姓。直上是天地。橫去便是民胞物與。因其橫出兩旁者。皆與我自直上生來。故須

窮到上頭方纔筦得兩邊住也。因其論精切。今記于此。

記張子正蒙太和篇

張子以太虛言道。往往不槩程子之心。蓋道也者。統虛實貫清濁。該動靜通有無。孔子周子以爲太極者。盡之矣。以清言道。以虛言道。是道有對也。不幾乎以無言道者。同歸與。故又爲之說曰。所謂清者兼濁。所謂虛者兼實。如是則有有對之清。有無對之清。有有對之虛。有無對之虛。厥後胡五峰之門。皆謂有無對

之靜不與動對無對之善不與惡對以是形容天命之性未必不由正蒙權輿其說也然老佛之言無意主於無若曰有不礙無將率天下而無之者也張子之言虛意主於實若曰虛不礙實將率天下而實之者也故虛空卽氣章極言老氏有生於無及浮屠幻妄天地之過程子以爲至正而謹嚴可以觀其學之精矣。

記邵子觀物內外篇 三條

邵子之學最精其功最大者在發明先天卦畫次第

其經世觀物自成一家經非附義道不純師謂之邵氏之易可矣其說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爲天地之體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爲天地之用變化而生萬物則有性情形體之異走飛草木之殊其在人則爲精神魂魄血氣骨肉之身其主於腑臟則爲心腎脾膽肺胃肝膀胱之應其發而感於物則爲目耳口鼻色聲氣味之交合天地所以生人生物則爲歲月日時元會運世之運聖人所以理人物贊天地則有皇帝王霸之事易書詩春秋之經此其書之大畧也

陰陽有合有交。乃邵書要妙。燧取火於日。鑑取水於月。實星爲石。天壤爲辰。此合之義也。日紀於星。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此交之義也。暑多風雷。寒多雨露。合也。暑晝長。寒夜長。交也。食草之獸。草伏而毛。如草之莖。食木之禽。林栖而羽。如林之葉。物類之交也。魂隨神而變。魄隨精而止。人身之交也。心肝相聯。肝膽相屬。府藏之交也。元猶歲也。會猶月也。運猶日也。世猶辰也。則以小運之合。而知大運。易始於羲軒。書序自堯舜。詩歌詠商周。春秋功過桓文。則以經

術之合而知經世

天地之體數十者。如天有四時。合元氣則五矣。地有四方。合中則五矣。五者之中。有無體之一焉。卽中央元氣是也。有不用之一焉。則又就四者之中。去其一。用其三。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東南西皆見。而北不見。無體者。體之體也。不用者。用之體也。餘四者。體之用也。餘三者。用之用也。若以十論。則去二而存八者。體之用也。又以其八而十之。去三而存七者。用之用也。故邵子曰。一年生物之數。夏至之日。皆止於七。

分凡人事之極亦至七分可以止矣。河圖具天地之體數，故以十終。卦者體之用，故以八成。著者用之用，故以七變。

記程子定性書

程子語類有教人繫累穿鑿一段，卽是定性書注解。蓋敬以直內，則無所繫累而廓然大公矣。義以方外，則無所穿鑿而物來順應矣。故始終歸之於敬與義。此定性下手工夫也。忘怒便是敬，觀理便是義。張子東銘亦是從敬義下手。其戒戲言戲動，如論語所謂

不重不威，持敬之事也。其戒過言過動，如論語所謂遷善改過，徙義之事也。故其書之上文引論語此章而後以東銘系焉。

記渾儀

儀有三重。其外一重不動者爲六合儀，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中一重旋轉者爲三辰儀，所以象天體圓動之行。其內一重周遊四遍者爲四遊儀，所以挈玉衡而便觀察。蓋三辰一儀尤爲要切。其儀有三環：一環以準赤道，一環橫跨之以準二極，一環側倚之。

以準日道三環交結相連上刻南北東西縱橫之宿
度以水激其機輪使之日夜隨天東西運轉必使在
儀之度與在天之度相應而不忒然後可以按候而
仰窺也卽以木星言之今夜經天之處距極幾度距
赤道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南北之度準之則
足以知之矣又如木星行疾時今夜距昨夜幾度行
遲時今夜距昨夜又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東
西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以至日軌之南北平斜
太陰之纏絡委曲五緯之遲留順逆莫不皆然然儀

度雖與天相準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四遊儀挈衡管
于中可以隨處低昂掛於儀之上而注視焉則儀度
與天度相直不爽如盤針定於秒忽之中而外薄乎
四表益無幾微之差也古璇璣玉衡之法雖不可攷
然大要當不甚遠

記星書

李子曰諸術皆易理之殘也星命雖淺近然其造初
者必有說焉其術以人生之時星出地平卯位爲命
宮故星宮者無定者也卯位者有定者也此與萬物

出震之義合也。福祿者其盛，故直巳午遷者其變厄者其災也。故直未申午前爲嚮明，午後爲衰昃之象也。妻者身之敵，故取對宮。僕役者妻妾之餘，故次妻位在易坤爲妻道，兌爲妾道，而皆處於西方，亦其義也。其尤精者，子嗣父母兄弟位乎亥子丑之三宮，其於易也殆庶矣乎。夫乾居亥子之交，言乎歲序則前震之子也，言乎卦象則後震之父也。亥者微陽之復，爲今歲之子，子者一年之始，初爲明歲之父，故乾之爲子又爲父者，猶之木果也。語實之成，則前樹之

子也。語種之生，則後樹之父也。自卯而亥而生子，亥子之繼，子復爲父，終則有始，以終爲始，乾之所以如圓無端而不可爲首也。與坎艮于震爲兄弟，有父母則有兄弟矣。與身俱生者也。故次父母也。梅定九曰：四海之域，惟昧谷與中國通道，故秦火之後，道術散失，而西方往往有聞焉。西域星盤之序，於易有合，吾故曰易理之殘也。

東里書生篇

雯蘿子居於清溪之源，碧翠之麓，漱咽巖泉，喟咏松

風克然若有得也。東里書生過別業而休焉。與雯蘿子逍遙而縱乎樵斂之逕。神流於雲物之上。東里書生曰。茲山壁立而峻多石。而華卉不生。與村落隔越。人跡希踐焉。夫子烏乎眷爾。雯蘿子曰。噫。子之相是也。以迹。茲山峻而腴。清泉瀉焉。生喬松。不生蘼草。天將雨。水氣上。中心蒸薄。貫頂流趾。然後瀾密四野。而漫乎東臯。當其絕壁幽阿。寒風蕭另。松竹高搖。神籟響應。若顏淵子輿。簞瓢窮巷。曳履而歌。商陰陽既和。雲谷出布。若伊尹尚父。應會乘機。幡然而出於巖涓。

之野。東里書生曰。善哉。夫子之寓志於斯山乎。雯蘿子曰。山以石爲骨。潔清不穢。故曰碧。其上多大木。閱四時而柯葉常青。故曰翠。夫惟碧故翠也。肥饒沃美之地。彌望皆紛華繁葩。而不可以歷久也。東里書生曰。然。再以請。雯蘿子曰。夫山之下。泉出焉。山之上。雲興焉。潄澤盛者。蒸雲多。膏雨渥者。鍾源厚。泉與雲。其互相灌輸者耶。曷不息機於騰降。而寂若于太虛耶。雲無泉。將遂滅耶。泉無雲。將遂竭耶。相資於不相資之中。呼喟於真元之始。窮乎是者。吾與子觀化矣。於

林林全集 卷十九
是東里書生俛焉而思。嗒焉而悟。築精舍隣居。與
羅子學易。期終老焉。

希寥子篇

希寥子學道巖上二十年。鼓枻來溪之西。與
雲蘿子游。而問焉。曰。吾聞子業子之業也。甚劬。其病矣夫。雲
蘿子曰。未有得也。不敢言病。曰。子之業是也。則亦有
所圖矣乎。曰。不知也。希寥子啞然笑曰。業焉而不知
所圖之謂愚。圖焉而謂己不知之謂欺。夫我則知之。
盛躬之飾。握世之資。覬時之適。而浮譽是沾。又不然。

引志幽貞。媿美蘭蕙。身沒名傳。來世之貴。夫子之業
則益未離乎是也。復托於悲命。謂己憫人。若有大不
得己者。而矻矻爲勤。吾聞之。岷岷之流。逝者不見其
西也。陰陽有乘除。日月有盈闕。天則尸之。而人謀奚
爲。標枝之民。陋世淳以睦。六藝旣修。亂亡相躡。由此
觀之。謂己之區區之爲療世者。誕也。若夫飾節以驚
愚。移情於南山之竹。而不知其身之腐也。則曷不與
我按魂熒之候。晞日月之光。驂舵風電。而與元化翺
翔哉。雲蘿子嘿然者已久。喟然而興曰。夫子之論天

人一矣而又二之夫世有先後道有淳漓渾豐樸散
之人則投以百藥之滋棄天者不祥爲己者不公古
之至仁盡天之職而不比其躬詩云民莫不逸我獨
不敢休誠未能謝役役之譏而與夫子相從于大荒
之野希寥子一笑而別雯蘿子歌而送之曰四冥寥
廓兮元氣氤氳往者子弗及兮來者子弗聞吾何獨
憂兮爲仁斯存希寥子屬而和之曰葵藿希陽兮鷦
鳥呼旦西崦不留兮明星彌爛二物何愚兮海鷗泛
泛又歌曰獸則有犧兮木則有材覲用於世兮是物

之災含淳還化兮與道去來遂登舟嘯風而還平溪
東之巖上

臨川篇

臨川人有游於華山之洞者其洞至深游者以炬照
行炬盡則返率不知洞之奧近一人者不返亭慮凝
眊久之則若有微睹焉又久之澄若月星之明旁側
傾坎皆可踞見其卒也乃爛如太陽之晝珉璞之藏
蛇虎之居神魑之窟三古之墳埋千年之蘚葩靡所
不睹遂極洞之趣而還越山高者千仞衆登之胥敞

馬其一人氣意休暇若無勞者問之則曰吾疇昔精力不分今者之行視前一步當其未至吾不矯首而一望巔焉猶平地也是以心閒而不挫於氣洛人有遷於海濱而航海者颶風至垂覆溺舟人跳踉號呼洛人起正冠衣若將有所待者而神不荒舟既島衆謂洛人曰若子無懼則勇矣敢問適者之容甚莊何謂也人曰或者天之以死我也敢不敬乎希寥子聞之曰善乎三者之於道雖然夫至人則不然彼且憇於混沌之谷而又烏乎見彼且御於大風之隧而

又烏乎踐彼且狎於梁之波而又烏乎變或以問於雯蘿子雯蘿子曰否否夫入洞者心矣夫登山者性矣航海者命矣夫傳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心也曰不耕獲不菑畲性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命也

衲者篇

雯蘿子邂逅衲者於湖鄉舊相識也謂其別後爲有聞也就而問之雯蘿子謂衲者曰吾聞子法人爲不善則身轉而爲禽獸有諸衲者曰然雯蘿子曰吾聞

過而不留者天之道故物而生游而化夫今之來者
 非昔之往者也若子言則造物者其已病乎衲者曰
 自爾為也造物烏乎病坐有閒又曰夫天地則心法
 爾生死則起滅爾起滅者不停生死者無端子亦烏
 得謂子之心之起者之來非復子之心之滅者之往
 者乎子亦知子一日之間人而獸獸而人者蓋不知
 其凡幾乎艾羅子不答久之而言制伏之道衲者曰
 徒言制伏標哉而非其本也夫學則有願力焉有
 大願力焉八者行力大願力小者一小願力完

以固則有折衝於一戰而功成徒言制伏者標
 哉而非其本也艾羅子歎曰甚哉事心之難也衲者
 曰有是夫子其心子之心爾子其心工日之心爾
 不以已陳之迹而誤當幾不以未生之境而存顧慮
 不以浮形幻影而廢大事艾羅子辭衲者而歸書其
 言於几以曰我與彼不相謀也尚矣夫子於其言奚
 取焉艾羅子曰斯其言有足以感子者矣詩不云乎
 采芣苢無以下體

者篇

菑者菑於清源之谷失其友也憑爽而呼之蓋三呼而有相之呼者三望之則聞無人焉以爲鬼也旁皇反走遇雲谷丈人憩於蒼松之下菑者倒菑於地而噫氣焉丈人曰子何走遽而視變也菑者曰異矣適者吾失吾友焉憑爽而呼之蓋吾三呼而相吾呼者三望之則聞無人茲鬼也與丈人曰昔者吾居於霞場之村有行於田間者甘旁有人形焉已行則行已止則止走則追至顛倒駭愕疑病以濱死或告之曰愚哉具之影也夫人不知夫侶已而馳者己之影

今子不知夫相己而呼者己之聲夫陰陽相薄而影響生焉是虛實之機也有無之窮也且夫疑己之響與影之爲鬼又烏知夫鬼之不爲己之響與影乎菑者曰善哉丈人曰吾與子言智也而未及乎仁菑者曰敢問仁道丈人曰山川之塊然禱之則雨雲興焉是物而神也荒墟之躅同氣者血相附焉是死而生也盡生生之理故有廣意於無生之地存生生之誠故有感通於不動之境夫晝夜也幽明也應感也一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菑者於是俛而再拜起

謂丈人曰。微子言。吾且疾。吾五官之用。始吾謂吾有
睹者。冀諸區爾。子其寥然。覽我以無極哉。

太乙丈人篇

雲蘿子學於碧翠山中。俯仰圖書。神交千載。一夕肅
衣襟。望北而拜。再俛乃興。仰瞻紫微。其光煌煌。祝曰。
微臣之生。兩終星紀。質乃童昏。靡有覺知。十七之年。
神明是詔。抱此區區。旁稽遠紹。顧惟靈不長。恐負明
命。載錫之光。弗墮于成。祝已。退坐澄心。既而假寐。見
有黎丈老人。鬢髯皤然。神光炯然。爰立於吾前。徬徨

拜。逐問來所由。而曰。吾太乙丈人也。雲蘿子復拜曰。
昔劉向氏讀書。丈人照之。洪範五行。實丈人詔之。臣
之玩心天人久矣。苞符茫昧。圖緯紛紜。河洛授受。眞
贋未分。九京不作。宓禹鍵門。末流褻瀆。蔓於稜氛。是
以微臣竊疑焉。以爲非精義所存也。丈人曰。嘻。子知
之。吾之所付於劉生者。其糠粃也。神靈精英。天地所
惜。道寶不愛于中天。而今日何日。顧子得聞之。以藏
於名山。子其齋心而祗栗哉。遂曳杖而歌曰。黑白碁
子。環相巡兮。元黃蓋軫。左右分兮。孰與翱翔。植督樞

今茫茫之間神所都兮。河流滔滔洛湍滌滌兮。中有
舵翁不記名兮。子能見之。千秋萬載不數。劉更生兮。
靈蘿子默然。丈人還顧曰。環相巡者無端也。左右分
者長存也。植督樞者化之性也。神所都者物之命也。
滔滔者不返。滌滌者迴轉。雖不記名。我思不遠。言畢
飄然而去。靈蘿子乃遽然而覺。追念神言。輾轉數日
夜。於是乎大悟圖書之機。識易範之要。以律羣經。以
睹衆妙。

原人

問人曰。西銘備矣。退之原人。所謂語焉而不詳者。與
未達曰。原人一則知三才之各有主。而未知人之所
以繼天地而參天地者也。二則知人之宜兼愛乎人
物。而未知人之所以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者也。此
其語之而不詳也。曰。西銘之言人則備矣。其終以存
順沒寧何也。曰。人道於是乎至也。周子圖說引死生
之說以終篇。亦此意也。曰。知死生之說如何。曰。非苟
知之而已。存順沒寧然後可以言知矣。或者疑曰。既
沒矣。又孰從而知之哉。曰。夫子不云乎。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原反者非特原反之於身而已萬事萬物莫不有始焉莫不有終焉推事物之何以始何以終何以有始而無終何以使終而無失其始何以方始而知終何以既終而無憾於其始此卽一行一事驗之所謂順且寧者昭然也所謂死生之說莫著于是也豈曰推陰陽期數如管輅郭璞之云乎又豈曰存順吾所知沒寧非吾所意乎是故一行之愜而覺夢安矣一事之適而尤悔去矣至哉朱子之以仁義言之也欲知人之何以生則仁是已仁存而後其生

也順欲知人之何以死則義是已義盡而後其沒也寧推之萬事萬物其始也皆仁其終也皆義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仁義之謂也原反事物之終始則知吾身死生之說矣故又曰未知生焉知死

原鬼

或問韓子之原鬼分別形聲有無殃祥信爽則幾矣然鬼之所以爲鬼未聞也曰聖人蓋難言之雖然不曰知鬼神之情狀乎於何知之以吾身之精氣游魂

知之也。釋氏所謂以心法觀天地，亦此意也。何謂精氣耳目之精熒呼喻之氣息長存而不散者？是已。何謂游魂精之所交氣之所感往來而不可常者？是已。耳目呼喻有定體，而其交感往來也有萬變。耳目呼喻氣之常伸者也，神也。方其有交有感而所交所感之事與耳目爲體亦伸也，神也。既交既感，事往而休焉，則屈也，鬼也。以其紛擾聚散，故謂之魂。其根本皆精氣也。噫！鬼神之情狀，居可知已。今夫日月山川之體，寒暑之運，萬古長存，非其常伸者乎？其水土之

所生，三光之所感，爲人爲物，爲感遇流形於天地之間者，亦非其暫焉而伸者乎？聚而散，有而無，則非其休焉而屈者乎？常伸者神也，暫焉而伸者亦神也，休焉而屈者鬼也。以其紛擾聚散，故謂之游氣。其根本皆天地也。曰：屈而爲鬼者，遂無乎？曰：精氣之所交接者往矣，而迹之留者未嘗往，留之而久者亡矣，而觸而存者未嘗亡。烏在屈而爲鬼之爲無也？聖賢之神與天地敝信乎？曰：人有善事嘉行，名言至理，而終身誦之者，此其與耳目心思爲體而偕之俱敝也。亦何

異之有。

兵制

古者民與兵出於一。故天子有六鄉六遂之兵。諸侯有三郊三遂之兵。此外又有都鄙邛甸之兵。其實則皆比閭族黨井邑之民而已。漢初亦然。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而已。其餘則天下有事。乃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兵休。則仍復於其故。故三代秦漢無養兵之費。而財用足。三代則又不輕於用兵。而民力裕。其時有農隙。講武追胥。竭作之法。固無患乎武備之

不修也。六朝日事戰爭。而兵與民亦未嘗二。至唐府衛之制。雖善。然已駸駸乎有兵之名。而兵民始二矣。於後藩鎮分裂。始有長聚不散之兵。而天下之費。盡于養兵。遂自宋至今。不能改焉。明初則講屯衛之法。蓋以天下既定。兵無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漢之所謂屯田也。衛者唐之所謂府衛也。躡閑曠之地。使兵耕之。而因以爲世業。設衛官統之。職如州縣。是古者寓兵於農。今也寓農於兵。可以漸省養兵之費。而又使爲兵者。不至浮浪而無根。此所謂不師三代之迹。

而師其意法至善也。今海宇承平，而武備不可以不修，則餉饋浩繁，而屯衛亦不可以不講。愚意謂沿邊沿海形勝阨塞要害之地，則重兵固不可去。法當漸興屯田之利，以省歲給，且使漸化為土著之民，以固兵心。此非得廉幹之帥而用之，其事不能成。其利不能久也。至于腹內近處，為可稍師古制，而用民兵，何則？腹地者，備盜賊捍鄉井而已。用客兵，則地利形勢不習。一也。主客之情不安。二也。卒有變故，則無固志。三也。韓愈言土兵之善，以為無遇敵望風之驚，有愛

護鄉里之情，有勇于自戰之意，豈不為知兵者哉？周漢之臨事調發，雖難驟復，亦宜使著籍之卒更番來往。其半在伍，則其半歸耕。當其歸耕之時，則裁其餉給。如此，則合天下邊腹之兵而計之，而費之省者已過半矣。又自宋以來，兵民分故，文武亦分。無事則互有猜嫌，有事則動相掣肘。此而望其同心以敵愾不能也。漢家列郡之兵，管于太守。唐亦每使大臣臨邊。此則亦其古意之未墜者。倘猶可稍采而師之乎。

此種在兵寸武之末猶存而餘下林采山嶺之爭
山嶺之爭極端之爭者于大平書亦引其書而
亦詳敘其連頓之詳其地而並其同心以類類亦
此等之天自來以來之代其改而亦合其類其
亦收其國合之其則之其而情之而費之皆其
其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